

易經與人生—「變」的神奇（下） 周春塘教授主講
（第四講） 2015/7/19 台灣台南極樂寺 檔名：5
2-569-0004

我上個禮拜結束課之後我沒有回家，留在台南玩了一個禮拜，非常愉快，對台南有更深入的了解，更加喜歡台南了，真是個好地方！寶城，寶都，首府，文化、民情、風俗都是第一流的，了不起！恭喜大家在這裡生活，真是幸福。我去了好些地方，還包括曾醫師的診所，那個叫做什麼，什麼路？崇德路，對，我們千辛萬苦找到了，見到了曾醫師，真是高興。

上次談到的一些問題，也許我講得太潦草了一點，也許講得太快了一點，今天我想稍微再強調一下。上次我們談到的是，我的題目是「變的神奇」。這個神奇兩個字其實不必用，它一點都不神奇，只是我們在日常生活裡面很難碰到、見到這樣的東西，有的時候也是覺得不容易了解。可是我假如從一個最新的觀念，一種不同的觀念來看它，說不定會幫助大家更了解這個「變」的原則。

上次我們提到「變」有兩個原則，一個是自然的，一個是人為的，今天我再來重複一下自然和人為這兩個東西。自然的變化最清楚的就是十二消息卦，大家從第一個子，子丑寅卯一直算到亥，從一個陽爻變成兩個陽爻，變成三個陽爻。大家從下面往上看，這個子是復卦，就是坤卦的第一個爻開始變化的時候，陽爻剛剛開始出現的時候。所謂的復卦就是「一元復始，萬象更新」那個意思，就是時代要變了。所以從這個觀念來往下看，一個陽爻，兩個陽爻，三個陽爻，等等等等，一直到四月，全部變成陽爻，這乾卦就成功了，乾卦就成立了。然後從乾卦開始，陰卦又開始出現了，從一個陰爻變成兩個陰爻，變成三個陰爻，然後變成全部的陰爻，亥時，

就是十月，坤卦又出現了。

這是《易經》變卦裡面最基本的一種變，隨後的一切的變都是根據這樣一種原則上來變的。這個是自然的變化，我們人為沒有力量去阻擋，也沒有辦法幫助它。它從十一月要變成十二月，十二月要變成一月，或者說春天變成夏天，夏天變成秋天，秋天變成冬天，我們毫無力量阻礙它，它有它自己的順序，這就是自然的變。

那麼人為的變，下面有錯卦、復卦和互卦這幾種變化。從謙卦變成履卦，這是陰陽的對轉，謙卦是陰陰陽、陰陰陰，整個把它翻過來，陽變成陰、陰變成陽，就變成陽陽陰、陽陽陽。這個可以說是一種人為的變化，我們故意要它變，希望它能夠變得更好，或者變出一個新的花樣，變成一個新的意義出來。這種話說起來很抽象，其實我剛剛提到，用最新的自然科學方法來了解。

大家都聽過一個名詞叫做「基因改造」吧？基因改造就是我們《易經》的變。自然的變化是人類從幾萬年前或者幾十萬年前，甚至幾百萬年前就在開始變化的一個東西，它一年一年、一年一年不停的這樣變下去。所謂變的意思是什麼？由好變成更好，由完美變成更完美，或者由不好而變為好，就是一定有個目的在裡面的，一定有個方向。這種自然變化就是按照人類的需求，或者生物上的需求，一步一步變出來的。當初人住在樹上，一樣有個尾巴，猴子上樹，尾巴擺啊擺牠就上去了。後來人不住在樹上，那個尾巴不需要了，慢慢慢慢就淘汰掉了。這個就是變化，這種變化就是我們所謂的基因的改變，一步一步的改變，經過自然的變化非常慢。這都是上百年、千年、萬年，甚至十萬年、百萬年的一種變化，非常非常慢。

今天的科學家從自然學會一個技巧，我們能不能幫助自然來變？可以的，假如你真的透徹的了解自然，你可以變得像自然一樣的

自然，像自然一樣的有用或調和。今天大家吃了有些基因的食物，早期大家開始吃，後來不敢吃了，因為我們今天的科學家不管他多了解自然，他跟自然還是有距離的，他跟自然配合不到那樣的好。

自然自己的基因的變化，它是有順序、有次序、有時間，而且一再一再的證明，變得對，它才繼續往下變，變得不對，它就停止了，就不再變。可是這樣十萬年、百萬年的變化，一再證明它是對的，所以人類從猴子慢慢慢慢站起來，尾巴丟掉了，然後站起來，大腦發達了，這是我們經過幾百萬年時間得到一個結果。這種變，用《易經》來說，是一種變化，用科學家來說，是一種演進、演化，就是evolution，evolution其實就是我們《易經》的變，就是那麼簡單。所以大家看變不要以為它多複雜，就因為突然一下講猴子為什麼尾巴丟掉了，好像很難想像這個問題。可是他用十年、百年、一千年、一萬年、十萬年、百萬年的時間來證明，那個尾巴不再需要存在，所以把它丟了。這就是演化的真正的意義。

今天的科學家想模仿這樣一個動作，他初步成功了，可是今天改造的基因的食物我們都不敢吃，因為會致癌的，因為它不符合自然。我們上次談到的「順乎天而應乎人」那個原則，我們的科學家還沒有完全做到。所以我們要有本領、有膽量去吃基因改造的食物，大概還要很久很久之後，現在目前暫時不要吃它，因為我們科學家對自然的了解不夠。一旦你真的跟自然掛上了勾，跟自然符合在一起，很多東西的確就像我們的錯卦也好、復卦也好、互卦也好，還有我們後來還要再談的卦變也好，是可能發生的。在生理上這種變化，需要很多的時間來證明它對還是不對。

《易經》有個好處，它談的不是生理的變化，《易經》談的是心理的變化。心理，你我心中有的念頭、有的觀念，自己一反省就知道對還是不對，善惡、是非有的時候在自己的大腦裡面想得很清

楚，只是不一定講得出來，可是想得很清楚。這種觀念一部分在《易經》的變化裡面，它一再的推理、一再的證明，發現如此的確可以改變一些事實，這種變就成立了。朱熹所談到的卦變，也是經過許多種種的試驗之後接受下來的，果然變得不錯，他才接受；假如變化了之後，沒有得到如期的效果，他會放棄，會重新改變。這個變是操縱在大家自己的手中，如何操縱，靠你的大腦，你要用觀察的方式，你要用良心、良知來觀察。所以這個可以比生理的變化稍微快一點，也稍微直接一點，你不必問張三李四我這樣變對不對，自己一問就知道；也不必卜卦，我一問就知道，我這樣變對不對、好不好。

所以《易經》，我的那個德國老師Wilhelm，他就發現，《易經》是第一部著作，說明中華民族是個自由、獨立、有尊嚴的國家。為什麼？就是它尊重人的意志，我決定是什麼就是什麼，可是我這不是偶然、不是無心的決定的；我是一再考慮、一再實驗，一再問自己的良知、問自己的良心得到的答案。當然，你今天可以這樣講，明天你可以換個方式，那再來嘛！一些東西歸零，歸零之後重新來，這是《易經》的不二法門。

周文王在羑里監牢裡面算卦，他關了十幾年吧？周文王關在監牢裡，他天天無事，就把那幾根稻草擺來擺去、擺來擺去，他得到一些答案，是今天我們還沒有辦法推翻的。這就是變的中間的一個原則，他用自然的原則，「順乎天」；可是第二個原則是「應乎人」，這樣的變一定要適合人性，我能夠接受，你能夠接受，大家都能接受，那個才叫做應乎人。所以「順天應人」是《易經》裡面最高的一個原則，你必須要做到這一點。

在這個消息卦中間，我們是按照次序，一個陽、兩個陽、三個陽，然後變成六個陽；然後一個陰又出現了，一個陰、兩個陰、三

個陰，一直到六個陰都出現。十二個月就是這樣出現的，非常規律、非常清楚。可是人事沒有這樣清楚，人事的變比較麻煩，比較要經過許多的揣摩、許多的試驗，和許多的testify，證明它的確可行，他才能夠接受的。所以所謂的變化，可是不管怎麼樣，變化一定要基於一種特殊的目的，你要把事情變得更好，好的要變成更好，不好的要把它變成好的，不夠完美的把它變成更完美。

生物界一再證明了，evolution的確就是人類進化的一個最重要的關鍵。人一年一年，他那個一年是我們今天感覺上的十萬年、百萬年那樣一個進步，慢慢慢慢的在那裡進步。《易經》是用這樣同一個原則在做消息卦的變化，在做復卦、兌卦，還有互卦、錯卦的種種的變化。人為的改革，我們不能叫做是evolution，那個不是演化，是人為的。人為的，只是今天因為我們的技術不夠，還沒有達到那個水準，所以我們不敢說這種變化就是完全符合進化的原則，至少我們還在實驗。

不管你是自然變化也好，還是人為的變化，除了要把不夠好的變成更好、不夠理想的變成更理想之外，還有一個原則是大家不提不知道，一提統統知道，一定要快樂，一定要快樂才做下去。沒有人會把一個快樂的生活變成痛苦的生活，一定是把痛苦的生活變成更快樂，要求善、求美、求完整。所以這種談到快樂的話，那就是屬於人事中間我們人人都能夠懂得的一個範圍。

談到快樂，我不能不想到兩個人，一個是達賴喇嘛，一個是我的媽媽。我今天先來談達賴喇嘛，第二個來談談我的母親，她的實際的經驗。

達賴喇嘛最近很少演講，他幾年前，好幾年前，常常演講，可是他不管怎樣演講，他都跳不出一個主題，就是快樂。大家有沒有聽過達賴喇嘛的演講？一定有很多人聽過他，即使沒有聽過他當場

演講，一定看過他演講之後發表的文章。他的主題永遠是一個，就是人是追求快樂的。你會找到一個人追求痛苦的嗎？也許有，你去問弗洛伊德，他會告訴你，有的。可是那個追求痛苦的人，是以痛苦為快樂，那是個變態的人，那個我們不去談他。有人是以痛苦為快樂的，有的，這種也不能說太過變態，這是人性的一種。

總之，達賴喇嘛說的話沒有錯，快樂是人追求的最大的一個原則、一個目標。他家裡曾經養過一個鸚鵡，出家人可以養鸚鵡嗎？他養了個鸚鵡，我看了有一點點訝異。他說他養的鸚鵡，還有一個傭人專門幫他餵鸚鵡。那個餵鸚鵡的人很開心，天天吹吹口哨、唱唱歌，跑去餵鸚鵡。那鸚鵡一聽到那個人唱唱歌、吹吹口哨來了，就喳喳喳喳，嘰嘰喳喳就叫起來，很高興，蹦蹦跳跳的，一上一下的跳，然後就接受那個養鸚鵡的人餵牠吃的東西。有的時候那個養鸚鵡的人不在家，由他來餵，他呆呆的跑過去，撒一堆米，那鸚鵡一動也不動，吃都懶得吃，毫無興趣。他就發現了，他說鸚鵡認識人的，認識那個養牠的人喜歡牠，牠發現我不喜歡牠，或者我對牠沒有那麼大的興趣，所以牠吃東西吃得也沒興趣。很好玩的一個故事，我只是還在奇怪，出家人養鸚鵡幹嘛？

不過我們古代的寺廟裡面養貓的，有沒有？今天的寺廟養不養貓？養不養狗？有沒有？流浪狗。我看到一個有名的禪師叫南泉，南泉還殺了個貓，大家有沒有聽過這個故事？可見養貓在那個時代，是宋朝還是什麼時候，也滿流行的。一個廟裡面和尚很多，分東廂西廂，有個貓跑出來，東廂人說那個貓是我們的，西廂人說那個貓是我們的，兩家吵得不停。南泉大師跑來，他把貓舉起來，他說這個貓是誰的？東廂人說是我們的，西廂人說是我們的。這個南泉用什麼辦法？他說好，你們中間有任何一個人有機會救這個貓的命的話，你可以把牠救下來；你們不救的話，我把貓砍成兩半，你家

一半，他家一半，可不可以？古代的禪宗有這樣的故事，這個故事是我禪宗故事裡面最不喜歡的一個，因為第一個他殺生，第二個他不講任何的道理。他真的，沒人講話，大家都嚇呆了，他一刀把牠砍成兩半。所以這個不但證明當時養貓，還可以殺貓的。這個故事我認為是偏離了正道，不過這是個題外話，不是那樣的重要。

可是總之，那個達賴喇嘛的快樂故事、快樂原則很感動我。我在美國的時候，他常常演講，他說天下最便宜的事情就是你快樂，你一快樂，你附近的人都快樂。走在馬路上，在美國，大概住過美國的人都知道，大家會說Hi！Hi！，認不認識的人都這樣Hi一聲，而且笑一下，點個頭，擦身而過。台灣不大有這個習慣，台灣真正講，人家踩了你一腳說不定都不說一句對不起。在美國絕不可能有這樣的事情，早早他就給你笑咪咪，給你點頭了。達賴喇嘛說，像這樣的生活，是最便宜的得到世界和平的一個根本。太容易了，只要你心中開放，你對人家友善，你對人家笑一下，這個世界馬上就太平了，這個世界馬上就和樂。所以他認為快樂是治理天下的不二法門，而且是最便宜的、最基本的，人人都拿得出來的東西。這個快樂的確是有道理的。

我今天所談到的這個快樂，在變中間也是個原則。假如一個變變得不好，變得大家愁眉苦臉，當然就不再變了。一定要每個變都被大家接受，或者不被接受，我改變之後，第二個變化大家接受。如此慢慢慢慢下去，這樣的快樂的累積，才把這個變化的結果變成有意義。所以快樂的原則在《易經》裡面也是個非常重要的原則。

第二個我想談的是我的母親。我第一次來這裡，我們的胡總幹事就介紹了我跟我母親的一個特殊的關係。在她懷我孕那一年，她肚子特別大那年，她擔心是雙胞胎。醫院都說，假如雙胞胎，我不給你接生，早期的醫藥很差的，他不會處理特殊的問題。所以我的

母親天天擔憂。有一天，我們當時住在南京，住在，有人去過南京沒有？是南京蘭家莊蘭園十六號，我就在那裡出生的。我們那個家還不錯，是個磚頭房子，日本人打到南京來的時候，所有的房子都給他打掉，我們那棟房子留在那裡，留給軍官住，軍官住在我們那裡，不但沒有打掉，還修飾得更好。所以我們抗戰勝利之後回去，還住到那個地方。所以我親切的感受到了蘭家莊蘭園十六號，我母親遇到地藏菩薩那一幕。

有一天，我們前後院都有門的，前後院的門都是關的，突然一個老和尚到她院子裡面來，跟她「阿彌陀佛」。她當時還不信佛，她也不念佛，也不知道阿彌陀佛什麼意思，反正總之也就跟他鞠個躬，表示一點善意。那個人說：「我來化緣。」她說：「我沒有錢。」他說：「我不要錢，妳能不能…」當時還沒有談到化緣的問題，他先告訴我的母親，他認識我的母親，而且知道她叫什麼名字，而且知道她的丈夫叫什麼名字，知道她的…我是老五，她已經生了四個小孩，四個小孩的名字他都講得出來。當時我們家有個傭人，他說：「你天天在這裡晃來晃去，大人小孩的名字你當然都知道，算什麼東西！」他說你還是走吧。他說我們先生回來會把你趕走的。那個時候我父親也不信佛。

可是後來那個老和尚很有耐性，他就開始講，跟我母親說：「妳的擔心，我告訴妳，妳不要擔心，這個不是一個雙胞胎，是個個子比較大的小孩，比較胖，是個男孩。他生下來也不會哭、也不叫，他平平安安的，妳絕對沒有事。」而且講了幾月幾號會出生。那個時候是民國二十四年，我是九月出生，他是七月來的，他說還有兩個月妳就要生了。果然生下來了。果然我一聲不吭，也不哭，不但當時不哭，四歲之後還不會講話。那個老和尚講了，他說這個小孩生下來很安靜，是沒有意想不到的安靜，一般小孩一定會哭，這個

小孩絕不哭。我後來知道為什麼，我在肚子裡看見那是個老和尚是個菩薩，嚇死了。

那個時候他才跟我母親說，他說：「我是九華山來的。」他手上拿了個金冊，燙金的一個本子，上面「九華山」橫寫，「地藏王菩薩」直寫，她看見了，「九華山地藏王菩薩」。他說我是九華山來的，他說妳願不願意給我們寫香油一百斤。那個時候我母親不信佛，我父親也不信佛，我母親還被人家騙過。她說，一聽到人家要寫錢，嚇得不得了。她說：「老和尚，這樣好吧，一百斤太多了，你接不接受二十斤？」那個老和尚說可以的。就把它寫下來了，用一張紙條寫下來，「周楊慧卿奉獻香油二十斤」。然後他說妳能不能點把火，他把它燒掉了，那張紙燒掉。他說：「好，地藏王菩薩在九華山知道了。妳隨時有空去，把妳的名字寫上，去送這二十斤油。假如妳親自來，我親自來接妳；假如妳是請人來，我會有弟子代表來接妳。」不久抗戰發生了，她再也沒有時間，她從來就沒有時間去過九華山。所以非常的遺憾。

她後來慢慢慢慢學佛，回想當時的種種的言談舉止，發現這就是地藏王菩薩。他進來的時候就穿著袈裟，頭上戴著僧帽，佛珠從領子一直拖到地上，兩個袖子都是佛珠，都是垂地的佛珠，非常莊嚴、非常特殊。她同意捐獻之後，他就離開了。我們家的傭人送他到門口去，門打開送他走。不久那個傭人跑回來，他說：「太太，太太，不得了了，那個人一出門就不見了。」就是這樣一個故事。當時她說，好在我丈夫不在家，否則我丈夫知道我捐了二十斤油，又要罵我了。總之，她就忘掉了，這件事就忘掉了。過了很久之後，她開始學佛，開始皈依三寶，懂得什麼叫做阿彌陀佛，懂得什麼叫做皈依三寶。她慢慢回想起那個記憶來，她知道她錯過了一個大好機會，那個就是菩薩，就是地藏王菩薩化身來跟她，結緣她、導

引她去學佛的。

我母親，我談這個是什麼目的？我母親是個天生很快樂的人，她走到哪裡都笑嘻嘻的，喜歡跟人家說笑話，走到哪裡大家都高高興興。她認為天下沒有難事，她什麼事都會做，都能夠處理。不能處理的事情她念阿彌陀佛，請菩薩來幫她忙。所以她一生其實很苦，可是她一生沒有任何障礙，也沒有任何的抱怨。這完全符合《易經》所說的無咎那個觀念，不要做錯事，沒有後悔，就是最大的快樂。所以我母親天天歡天喜地，我覺得是一個很難得的例子。她是學淨土宗的，她對淨土宗終身奉獻在這個觀念裡面。她對人、對動物都非常的好，非常的友善。

大家還聽過她大悲水的故事，她還救活過很多人，不但救活人，還救活一些狗。有個狗，天天在那裡發瘋一樣，要想咬人，正好牠家主人是個中醫師，開了個診所，這個狗一旦咬人，誰還敢到他家來看病。所以他不久之後發現他的生意要中斷了，他就表示這個狗非殺掉不可，因為他生計受到問題了。我母親知道之後勸他，她說：「你暫時不要殺牠，讓我來想辦法。」她有一天就偷偷的到那個狗住的窩裡面去，摸住狗的頭，拍拍牠，拍拍牠身體，她說：「狗啊，你不要太亂搞，你的主人養你不容易的，你還跟他作亂嗎？你還搗亂他的生計嗎？他沒有辦法過活，你就活不下去了，你要好好的聽我的話，改變你這個習慣，不要去亂咬人，你喝一下我給你帶來的大悲水。」那個狗喝了，喝了之後果然安安靜靜一吵不吵。那家中醫師的病人又開始回來了。那個中醫師覺得很奇怪，問我媽媽，「妳做了什麼呀？」她說我什麼也沒有做，我只是請牠喝了一點大悲水。

這個事情過後還不算，不久之後這個狗，我們就住在中醫師的樓上，我們住在樓上，那個狗上樓來，我媽媽每天早晚都念經的，

牠早晚都來坐在門口聽我媽媽念經。她覺得非常奇妙、不可思議，這也是她快樂的一部分，她非常高興，她為這種人與人中間的交往、人與動物之間的交往感覺到非常自然、非常自如。每天沒有任何理由會造成她煩惱的，凡是煩惱，走不通的地方，她一定會想辦法解決，解決不到的地方她就去念佛，求佛保佑。這樣的一種快樂的生活，我覺得是值得推薦、值得大家重視的。每個人快樂起來都有這個力量，每個人快樂起來都會改變自己，甚至改變社會。就像達賴喇嘛所說的一樣，只要你開心、你快樂，世界太平、世界大同馬上就出現了。快樂的力量就是如此的強大。

說到這裡我要提到，其實快樂也是佛經裡面一再強調的事情。大家讀了很多佛經，我看到一部是《無量壽經》，裡面的第三十二品，就是寫的「壽樂無極」的一個記錄。在這一品裡面，佛陀清楚的告訴我們，快樂非常非常的重要。不過唯一他說的快樂跟我們快樂不同的在哪裡？佛所說的快樂是一種絕對的、無限的快樂，而我們所說的快樂是一種相對性的、是有限的。我們是凡人，我們正在修鍊中，這裡的人都是修行的人。修行的目的是什麼？就是要放鬆自己，走向一個快樂的極樂的世界。這是第一步，修行指的是第一步而已。這種為快樂的追求，為快樂理想的追求，是我們人人心中都存在的一個念頭。

佛要我們去談快樂，可是要我們追求絕對的快樂，我們目前很難做到，可是我們正在努力。可是佛經一再也告訴我們，我們所得到的快樂，包括達賴喇嘛的快樂，他跟小鳥在一起的快樂，都是相對性的。假如小鳥有一天打開翅膀，給他嘰嘰喳喳歡迎他，他就開心了，可是這個還是相對的，不是個絕對的快樂。我母親的快樂也是一種相對性的快樂，在不圓滿的社會裡面，在不圓滿的人事中間，她得到了圓滿的回應，她得到圓滿的感覺，她覺得很快樂。可是

這都是所謂的現世的快樂，而佛經告訴我們，一切這種現實的快樂都是會變的，不是永恆的、不是永遠的，都是相對的。而一切變的就不真，假如不真，很簡單，就是假，我們能不能接受這個觀念？我們可不可以接受這個觀念？我們今天的快樂難道都是假的？可以這樣想，因為根據佛教的觀念，它要你更上一層樓，不要滿足於眼前的快樂。

這個是談到最高的原則，我們一定要知道，有層次的問題，你快樂了可以更快樂，更快樂可以再快樂，再快樂可以得到一個無限制的、沒有任何約束的一種快樂，那個叫做解脫，那不再叫做快樂，那個叫解脫。可是做人是一步一步來的，不會一步就跳到那個階段。我們今天在座的還有很多年輕人，都在現實的社會裡面，面臨需要處理許多的問題，在變中間求變得更好，求變得更快；或者在不變中間求它一種必須要的變化，可能對你有所幫助的變化。我們還是在退而求其次的在接受一種相對性的快樂，這是人性的特色。《易經》所談到的快樂多半也是這方面的，可是它有幾個卦專門談快樂，是一種絕對性的，回頭我們會談到，有個兌卦是專門談快樂的，一個豫卦是專門談快樂的。

上次楊靜雯師姐還提到諸葛亮的快樂，好像是從剝卦跳出來變成小畜的一種跨越。所以這種卦的詮釋有很多種，有很多的看法，假如你對人事有特殊的了解，你看每一個卦，你都會很動心，因為它在變化中間找到一些很微妙的、你難以理解的東西。可是你能不能接受，是你自己一再思考的問題，讀《易經》不能像讀《紅樓夢》那樣草草了事，一頁一頁翻下去，看到精彩的時候拍桌大笑，或者那樣拍桌子痛苦，沒有這回事情，它是一種沉思的、一種反省式的理解。

所以這種變是個非常微妙的一種變，我們所謂的快樂，假如說

從佛經的觀念裡面來是相對性的，我們難道就要不接受這樣的快樂嗎？我們還是要接受，這是它的第一步。走到解脫的快樂，相對的快樂仍然是你很需要經過的一個步驟。假如你這一步都沒有的話，你大概解脫還遙遠呢，說不定還沒有希望呢。一定要感覺到、理會到快樂在你的周邊生長，快樂在你附近慫恿你、推動你行動，這個時候你的力量開始出現了。

所以佛教那種觀念我們可以參考，可是在目前的階段裡面，我們不妨把它放在第二步來考慮。它所看到的是空是無，它所說的真是假，我們在原則上都同意這個觀念，可是在理解上，我們必須要有層次的分別。因為我們究竟是凡人，凡人跟聖人突然見面，會有很大的衝突。像我母親見到的地藏王菩薩，地藏王菩薩是化身出來的，是化成一個人的樣子。他假如真的用神光出現的話，我母親大概立刻倒地，倒斃在地上，不可能活下去的，因為凡跟聖中間有很大的距離。

我前幾天去奇美博物館，看到一個雕刻，我非常感動。有一個天使從天上下來，愛上地上一個凡人，這個凡人也很喜歡這個天使，這個天使是化身成一個凡人的樣子。他們相愛了之後，這個女的說，感覺你好像有點特殊，你能不能把你真面貌給我看，你究竟是誰？這個天使拗不過她的懇求，把他背上的翅膀啪閃出來。這女的一看見，發現他是天使，立刻倒斃死掉了。因為凡跟聖不能直接的接觸，一定要間接的，一定要透過一個媒介。可是那個雕刻雕得非常好，他在這個女人死去之前接受這個天使的愛的一剎那，雕刻了一個像，那一剎那就是永恆，因為這個之後，那個女的立刻倒斃死掉了。像這種故事是我們東方人不大講的，西方人非常在乎人跟人的關係。你跟我地位相差太懸殊，我沒有辦法跟你直接來往，你一定要化身，變低、降低你自己的身分；或者我一定要抬高我自己的

地位，盡量的勉強把自己抬高來跟你配合。地位相差太懸殊，沒有辦法溝通、沒有辦法了解，尤其是凡跟聖之間，那是生死交關的地方。

所以當我們接受凡人的幸福、凡人的快樂的時候，我們要知道有個更高層的幸福、更高層的快樂在那裡等待我們。不要滿足於眼前的小小的快樂，不要把眼前那點小小的快樂認為就是永恆的快樂。把這個觀念抓住，佛教的力量就開始產生，我們從這個地方重新踏步、重新開始。

在這裡，我在想跟各位，還有我剛剛說到這種凡人的快樂，為什麼我們還在喜歡這樣的快樂？甚至依賴這樣的快樂？因為這種快樂之所以可樂，是因為它代表一種希望。即使不是絕對的快樂，可是它給我看見一個光亮、給我一個方向，它能夠讓我根據這樣一點點的光亮、根據這樣一個方向窮追猛打往下走，這是希望，也是熱情。一個人不可能沒有快樂，因此也不可能沒有熱情，這是非常重要的兩個東西。我們要得到解脫，要靠這個東西，它是第一步，初步如此，一步一步往下走，我們遲早會達到我們所要的理想。人都是在這種希望中討生活的，尋找安慰的。所以大家不要自艾自怨，覺得好了不夠好，快樂了不夠快樂。想到《易經》那個卦變的原則，你能不能想辦法在某種基因上面找到真正的要害，把它做一點點修改？你會改過來的，你會變的。

大家都讀過西方的那些童話，小學的時候誰沒有讀過安徒生的童話，那個醜小鴨變天鵝的故事，還有灰姑娘變公主的故事，Cinderella becomes a princess。那種故事大家愛得不得了，其實就是神話、是童話，可大家都喜歡它，為什麼？它代表一個希望，它可能實現的。假如你沒有這個希望，連這種念頭你都沒有的話，你真的是太可憐了。所

以人在相對的觀念之下，接受相對性的快樂，接受有限的快樂，是我們不得已的一個處理，可是也是我們唯一的辦法，可以終於有一天跳出去得到解脫的一個保證。

在這裡，我們不妨來讀一段列子的文章，我在我的PowerPoint裡面，列子。列子是比莊子稍微早一點的人物，他談到快樂，這是他對快樂的一種認識。一定有人讀過這篇文章，我們不妨在這裡很潦草的再讀一下。《列子》是個書名，「天瑞篇」是它的第一篇，它第一篇就談，所謂的天瑞，就是天象、自然。列子是道家初期的一個哲學家，道家最重視的就是逍遙，所謂的逍遙就是快樂。我們看他所認為的快樂是什麼？他是講孔子的故事，他說孔子有一天在大山裡面遊玩，看見個老頭子，名字叫「榮啟期」。「行乎郕之野」，郕是古代的一個國家的名字，今天山東有個郕鄉，大概就是這個地方。那個人穿著鹿皮，早期都是打獵謀生的，他穿的衣服是鹿的皮，然後用鹿皮剪成一個帶子，當成皮帶綁在身上。他在那裡「鼓琴」，彈琴來唱歌，唱得高興得不得了。

孔子跑去問他：「先生所以樂，何也？」先生你這樣快樂一定有你的道理，你的道理是什麼？「對曰」，榮啟期回答說，「吾樂甚多」，我的快樂可多了。「天生萬物，唯人為貴，吾得為人，是一樂也」。他第一個快樂，是天生萬物，人為萬物之靈，他當時是在列子時代就有這樣的觀念，人為萬物之靈。天生這樣多的事物，而人是最可貴的一種動物，而我貴為人，我當然快樂。這是我的第一個快樂。

他的第二個快樂是，「男女之別」，有男有女的社會裡面，這是中國古代的社會，大家看了不要覺得有偏見。因為這是三千年前的世界，跟我們世界完全不一樣。今天男女不但完全平等，今天好像女人已經超過男人，已經跨上來了。因為這個時代是母性社會脫

離之後不久的一個社會，男人統治這個世界的歷史還剛剛開始，男人特別感到痛快，所以他「男尊女卑」不停的談。不但中國如此，整個世界都是如此的，整個世界你去讀它的古代的歷史，都是以男為貴、以女為輕。他說我在萬物中間，我是男人，我幸而不是女人，這是我的第二個快樂。

第三個快樂，「人生有不見日月，不免襁褓者」。這句話什麼意思？人，有些人生下來，沒有看見太陽，沒有看見月亮，這人活不到一天、活不過一個月就死掉了，夭折的。「有不免襁褓者」，有人還在媽媽用尿布把他包在身上的時候，已經活不下去了，還是個小baby的時候、還是個infant的時候就死掉了。所以就是有人的命很短，而我呢？我快活到九十歲了，是我第三個快樂。

他知道他很窮，可是他說窮人其實是讀書人，這個「士」就是讀書人，一般的讀書人，從古到今就沒有有錢過。他說貧窮是士人向來有的一種命運，這個是可以接受的。而死是人的終結，我現在窮而還活著，我現在還沒有死，還活在這，還能夠唱歌，他說我有什麼好憂慮的？換句話說，我的快樂是十足的，我的快樂是充分的，沒有任何理由我會不快樂。他這三個理由，再加上後來窮他認為不是問題，還活著，認為他是不得了的一種驕傲，所以他說他的快樂在這個地方是完全建立起來。

孔子聽了之後，他說了一句話，「善乎」，太好了，太棒了，「能自寬者也」，這句話講得很好，他沒有讚美他，他只說他能夠把自己放寬、放鬆。一個人能夠把自己放鬆、放寬，就是要成功的第一步。他說你是個能夠安分守己，也能夠安慰自己的人，了不起。他這個「善乎」就是說，在這方面我對你做最高的讚美。

大家看到列子對快樂的詮釋，有沒有什麼意見？有什麼想法沒有？你覺得他講得對嗎？你們對列子的看法怎麼樣？這個當然不是

，榮啟期有沒有這個人我們不知道，總之這顯然是列子，列子是戰國時候的一個人，他的名字叫列禦寇，是確有其人。你們覺得他的想法對不對？對不對？有道理是不是？好，有沒有人覺得有反對意見的？一個人有這樣幾種快樂，我們大家想一想，為這個問題再想一想，他這種三個條件，你能夠滿足嗎？生為女人，今天二十一世紀，生為女人比男人更貴，所以也是應該快樂的。

剛才列子提出來的問題，我在休息的時候跟張院長談到這個問題，他有一個很寶貴的意見，他說這個話說對了，在某一點上說對了，因為人身難得，人身難得，的確是應該高興的。還有沒有別的意見？對列子所看見人生的快樂。能夠得生為人，又得生為男人，又得生為壽者，他活到了九十歲，雖然窮一點，可是活著，還在呼吸，就覺得滿幸福。這是一個現實社會裡面的確被很多人羨慕的一個對象。不錯，列子說得有道理，這篇文章在中國傳統文字裡面很有名的，我們凡是要談人的快樂，常常用這篇文章來做例證。

不過，我們今天談一下莊子，莊子對這個不滿意，為什麼？我們再看下面一篇莊子的文章，下面一段是「莊子眼中的列子」。我們先順便談一下莊子跟列子這兩人的關係。《列子》這本書有很多人說是偽書，是後來假造的，這一點我們還沒辦法證明。不過總之，列子的觀念要跟莊子的哲學相比較的話，是有前後的差異。我剛剛講到的快樂有層次的，有初級的快樂，有中級的快樂，有上級的快樂，還有更高級的快樂，還有絕對的快樂，很多層次。列子是在某個程度上面說，在莊子的眼光中是比較低下了一點，為什麼？我們先讀莊子這一段文章，這段文章是在莊子的《逍遙遊》裡面看見的。

他說：「列子御風而行。」你看這個列子的畫像，就是描寫莊子所敘述他的那個樣子。列子的神奇在什麼地方？他可以不要走路

，我們要坐車，他不必坐車，他只要風一來，袖子一打開，他就飛上天去了，他會這樣的。這是神奇了。你看他那飄飄欲仙的樣子，就是當時大家對列子的印象。莊子也知道這個故事，所以他第一句話就說「列子御風而行」，這個話充分的表現了當時列子給人家一種神奇的感覺。我們走路其實很辛苦的，坐車，可你要買得起車才行，他根本不需要這些，他只要袖子一張開就飛上去了，要去哪裡就去哪裡。好，我們現在回到莊子。

「列子御風而行，泠然善也。」泠然是什麼意思？這個不是冷，冷是兩點水，泠是三點水，泠是飄飄然的，很輕鬆的、很輕妙的，就飛上天去了，真是棒啊！列子只要風一來，飄飄然就上天去了，真是棒啊！他上天去可以多久？「旬」是十天，旬，十天再加上五天，十五天之後才跑回來，他在天上遊可以遊十五天之久。這個人在當時是個傳奇人物，至少大家對他非常的羨慕、非常的尊敬。

可是莊子下了一個批評，他說「彼於致福者，未數數然也」。他說這個人，用求福的心理來說，他並不很積極。「數數然」就是一而再，再而三，很積極的、很有毅力的，往前衝的。不是那樣一種人，他很被動。他雖然「免於行」，他雖然可以不要走路，可是這句話下面那句話非常重要，「猶有所待也」。他待什麼？他待的是什麼？風，他要待風。不起風，他袖子張開了也沒用，風來了，他一張開袖子，他就上天了。所以他是要等待風才能夠行動的一個人。他的問題就出在，他的行為，他雖然能夠可以不需要走路，可是他能夠飛的條件是他不能控制的，是風。風來了，他可以上天，風不來，他還在地上，跟你我一樣，像螞蟻一樣，慢慢的爬，還是個凡人。

「若夫乘天地之正，而御六氣之辯，以遊無窮者，彼且惡乎待哉！」這個寫得太好了。假如說他能夠乘的不是風，而是坐上天地

萬物的靈性，而統御了六氣，什麼叫做六氣？六氣就是陰、陽、晦、明、風、雨，自然的變化。他能夠抓住天地的精神，掌握自然的變化，這個時候他在無窮的空間，不要十五天就回來，他可以是一百五十年都可以不回來的，在宇宙間虛無縹緲的世界裡面，永恆的、永遠的快樂下去，永遠的行動下去。這樣的人還要等待什麼呀？要等待風嗎？一旦要等待風，你這一切的魔力都消失掉，都變成零。你是一個神人，一旦風不來，你就變成個凡人，這還算是神人嗎？這樣的快樂還能夠認為是一種絕對性的快樂嗎？

所以莊子下了結論說，「至人無己，神人無功，聖人無名」。至人，一個最高的人是沒有我的，這就是佛教所說的，我執他絕對放棄了，他沒有我執這個東西。一個神奇的，能夠夠得上稱為神奇的人是無功的，他是無為而無不為，不居功的。一個聖人無名，什麼叫做無名？他跟自然結合在一起，他能夠發揮自然的力量，自己在自然中間消失掉了，這才是聖人。所以無己、無功、無名的人，這個才是一種絕對的快樂，才能超越一般世俗人所看到的一種所謂的相對性的快樂。

這種表現、這種思想，對列子來說的確是一大進步，列子假如看到這段文章，他會很慚愧的。因為他的神奇被莊子一語道破，原來不足為奇，而且不足為貴，而且幾乎是一種自欺欺人的神奇。快樂不能自欺欺人，要真的，要拿得出來，要能夠證實，而且能夠持久。不能風來了你才是神仙，風走了你就是凡人，這個任何人都知道，談到逍遙，談到自樂，是有分寸的、是有距離的。所以列子跟莊子中間的距離，在這兩段話裡面看得一清二楚。我剛剛第一段話，上堂課問列子的一篇文章大家的意見，那個是一般人可以說是快樂，可以被這種小小的快樂得到滿足。不過談到絕對的快樂，用佛經的觀念談到這種絕對的一種沒有限制的快樂，那列子差遠了，還

需要努力。莊子比他高明多了。

在這個地方，我無妨再提一下莊子的思想。前天我去奇美博物館，我非常欣賞許文龍的作為，他就是我們一般人所說的、最羨慕的有錢還有文化，的確不容易。有錢的人多半把錢移交給他的子女去了，子女打破了頭搶他的錢。他的錢從來不想到送給子女，他說我送給他們害了他們，他們不再努力了。許文龍自己就是個窮小子奮鬥出來的，你為什麼不去自己奮鬥，你要我的錢幹嘛？很好，他的幾個子女都懂，他說我們不要任何錢，爸爸你要做什麼你做什麼，我們自己會來。所以他說他把他的錢用到哪裡去？他說賺錢很難，可是花錢更難，他有幾十億，他不知道要怎麼花，他想來想去他不知道要怎麼辦。他說任何有錢人最大的痛苦就是不知道怎麼花。他想了一個好計策，他開醫院、開博物館，把他什麼錢都吸收進去了，可是他很快樂。他知道我死掉之後，我有個東西永遠存在這個世界上的，一個是他的醫院，還有就是他的博物館。了不起的一個人物。

他非常喜歡莊子，他對莊子讚美得無微不至，他用兩個很簡單的話解釋了莊子。他說莊子是個能夠看得見，所謂的從相對性中間認識世界的一個人物。他這個觀念其實人人都知道，可是被他這樣一講，我們的確感覺到，莊子所看到的快樂跟一般人是有一點點不一樣，他非常輕鬆。善惡、是非、壽夭、窮富，在我們要花一生的力量去爭取、去分辨，他一眼就把它看穿了，這個東西對他完全是透明的，可有可無，可以東也可以西。這種所謂的相對性，是莊子哲學裡面最突出的一點。

他引了一句日本人說的話，他說花會開會香，也會謝會落，這是無常。萬物都在這個無常中間生活，可是你假如能夠看穿無常，你就超越了無常。所以一念之間把整個世界、把整個宇宙都變掉了

，這種變可大了。我們談《易經》的一點，一個爻，一個爻的變化，其實那是小麼麼的事情，不重要的事情，你真正重要的是把整個宇宙把它變掉，你有沒有這個本領？有，慢慢來，不要急。就是你要懂得怎麼樣變，你要懂得自己，也要懂得宇宙；你要懂得個人，也要懂得世界。在這種智慧的照耀之下，我們可以走到任何一個地方去，我們可以改變任何一個狀況，千萬不要小看自己的力量。我們就在這個變中，就抓住了變的這種神祕，我們就抓住了宇宙的精神，我們跟宇宙其實很多地方很相通的。

大家有沒有聽過心電感應這樣一句話？我們跟大自然，甚至跟佛陀，中間沒有距離的。我上個星期，上一次提到時間跟空間，談了宇宙除了地水火風這樣一種結構之外，還有另外一種結構，宇宙是由時間、空間、質量和能量構成的。空間當然就是物質，物質是一種能量，可是時間，由於它可以壓縮成零，可以沒有距離，也可以擴大成無窮大。我們現在要到Neptune星球去，Horizon太空船要走一年的時間，光速的速度還要走一年的時間。這只是我們的宇宙的世界而已，在超越我們這個宇宙的世界，不知道要多少個光年才能夠達到。所以時間，我們用我們今天的時間的觀念來看，我要從這個宇宙系統走到另外一個宇宙系統，中間可能差一個光年，或者十個光年，甚至一百個光年。可是你假如懂得所謂心電感應，你懂得所謂量子的這種變化，一剎那就到了。一剎那之間，你就從這個地球跳到那個地球去了。

我們說菩薩會變化、會現身，根據這個原則，一點都不奇怪，他說來就來、說走就走，中間沒有時間的需要。因為時間對成道的人來說是零，他把時間壓縮成零。我們一般人可以把它放成無窮大，我們一般人在這個無窮大和零之間搖擺不定。我活八十歲我已經高興得不得了，有人活了八十歲，他也覺得也還滿意，所以時間的

觀念每個人都不一樣。所以當時間可以壓縮，也可以放大，可以是無窮，也可以是零的時候，它是什麼？它是一種能量，它是energy。Energy就在你手中可以操縱它，一個最好的科學家愛因斯坦，就非常懂零跟無窮大是什麼意思。在這兩者之間，人能得到的確是跳躍無邊的，隨便來隨便去。佛菩薩的行動自由，在這個地方完全得到了證明。而這個神祕，我們人人都可以有的，只要你能夠鑽進去，只要你用你的智慧，用你的誠懇。誠心非常重要，《易經》一再談這福字，那個福字就是誠懇，誠懇幾乎是一切變化的根本所在。你假如沒有誠懇，你算命也不必算，你推測事你也不必推測，你甚至不會了解自己，一定要誠懇。

所以在這種觀念之下，時間、空間都是能量的話，它又變成一個東西了，它可以是零，可以是無窮大，它可以在任何狀況之下產生任何的變化。一個人假如真正要自由，列子的自由、列子的快樂的確是小巫見大巫了一點，我們是從絕對觀念來說。相對來說，他有他可取的地方，很多人在這種快樂中間過了一生，非常滿足，死去的時候，「謝謝老天，我過了一生太平的日子」。不壞！可是從高一層次的人，一個智人、或者一個神人、或者一個聖人、或者菩薩來看這個東西的話，他看得很清楚，這是個低層次的快樂。你可以不跳，因為它是一種快樂；可是你可以跳，完全跳出來，抽身脫離這個環境，走到完全不同的一個新的世界裡面去。所謂的變化，在這中間產生了無窮的妙用，也得到了無限的意義。

我們之所以願意戰戰兢兢努力的來追求一些知識、來了解一些問題、來研究佛法，或者是來讀《易經》，就是希望有一天能夠找到那個Key、那個鑰匙，打開這個門，立刻世界開了，新的世界開放了。這不是不可能的事情，只是我們如何來準備，如何來運用自己的能力、運用自己的智慧，來達到這樣一個特殊的境界。

人不會侷限在一個小地方的，人的生命是無限的、是無窮的，活多久不重要。所以那個榮啟期活了九十歲那樣高興，我也為他高興，我希望我能夠活到九十歲；可是假如活不到，沒有關係。你過了一天的快樂，那一天的快樂是紮紮實實的，一點都不虛假的快樂，而且那個快樂是往解脫走的一個道路的方向。它是個里程碑，可是是往前走的一個暗示，表示你已經走到這個地方，不錯，榮啟期我給你鼓個掌，你過得不錯，可是你還可以再往前走。

莊子就比他超越了很多，這種所謂的超越，我生活中間本身的變化，就是我們今天所談到的《易經》的變化的真正的目的，它要你懂得這種變化的道理、懂得變化的原則，然後如何運用它。這個讀書才有意義，這個讀書才沒有白費。很多書我們讀完都忘掉了，即使記得，也只是一種書本上的知識，沒有拿到實際生活裡面來做個實際的運用。

我在學校裡待了一生，我非常知道讀書的好處，也非常知道讀書的壞處。很多人，不知道有多少人是在那裡天天讀書，那是所謂的讀死書，死讀書，還有最後一句話非常重要，讀書死。很多人在這個生活裡面兜圈子，我幾乎在這圈子裡面要讀書死了，我突然後悔了，我突然發現了讀書不是唯一的辦法。讀書幫助你思考，對的，值得用心，可是它不是唯一的方法，而且是眾多方法裡面說不定最笨的一種方法。

我碰到很多人沒有讀過書，許文龍他只讀過高中，畢業還是最後一名畢業的。他對讀書並沒有特殊的領會或成就，可是他知道他喜歡思考，他喜歡解決問題。所以人有許多的方面可以發揮你的才能，運用你的智慧做種種的變化。天下的變化不知道有多少，你只抓會一個、二個，那榮啟期抓到了三個就高興得不得了，可是世界上的快樂的方法有上千上萬種，就看你如何去抓它。

這種快樂的追求是沒有止境的，佛法要我們追求無限的快樂，不是相對的快樂，是告訴我們不要滿足於眼前的小小的快樂。不是說要你不追求眼前的快樂，眼前的快樂很重要，因為我講了，這是一種里程碑，告訴你已經走到這個地步了，你還可以往下走。你上了一層樓還可以上第二層，還有三層、四層，有無限的層次讓你去翻的。這種快樂愈高，你的智慧愈深，你的智慧愈深，你的逍遙愈大。時間觀念在這個觀念之下愈來愈小、愈來愈小，最後變成沒有了。一個人在時間的觀念變成零的時候，你真的變成神仙，你真的逍遙了。莊子就有這，你讀他的書你就會感覺到，時間對他完全不重要。我們常常看手錶、看日曆，這表示我們心中有所牽掛。在時間變成零之後，這種牽掛也就沒有了，這種自由、這種解脫也就自然而然的產生了。

所以這中間沒有任何的神奇，我上次講課的題目是「變的神奇」，其實那個神奇兩字弄得不恰當，它不神奇，它是個自然的現象，只要你運用得好，它是當然如此變。我們當然會從榮啟期變成列子，從列子變成莊子，莊子還可以跳到佛的境界。這種境界是無限制的往前延伸的，這前面是無窮大。在這樣無邊無際的大海中間，我們如何來找到自己的智慧，如何找到自己安身立命的地方，來做為我們解脫的第一步，這是靠我們自己的努力。我們大家修行，大概這是第一步，去追求這個東西。

這裡我還想順便提一下，我對許文龍崇拜得不得了，可是他有一句話我很不滿意，我不同意。他因為非常喜歡莊子，他說了一句話，批評孔子，我覺得他看錯了。他為什麼不喜歡孔子？我念一下他的文章：「我的思想本來就很接近莊子，也受到莊子影響很大，在莊子的思想裡，把事情看得很簡單的。所以他會笑孔子是假仙。」假仙是什麼？他說他是假仙。莊子說過這句話嗎？沒有說過，他

編出來的。「他會笑孔子是假仙，是魯國的巧偽人」，巧的，很靈巧的一個假人。「滿口善，卻不知道有惡方有善」。這句話有人同意嗎？同意是吧？好。有沒有人反對？我反對。

孔子滿口善是對的，他沒有看錯，可是孔子為什麼要滿口善？大家有沒有人知道，孔子為什麼要滿口善？因為他看見太多的惡了！惡不需要你鼓勵的，我鼓勵善是必須的，因為善這是一個要推動才會前進的。惡你不要推，水一打開，它就往下流，還要推動嗎？還需要聖人來幫你解釋什麼叫做惡嗎？他看見了太多的惡，遍地橫衝直撞，而善看的很少，看不見。所以他滿口講善，告訴你，善也在這裡，善也在這裡，惡雖然在這裡，可是善也在這裡。注意善這個東西，善需要人家提倡，而惡不需要，心中都有惡，說惡就惡了，我哪裡需要孔子來教我怎麼樣去做壞事。可是要做好事，要孔子教育、要佛陀教育，要善知識、要聰明人來教育。

所以孔子把善看得這樣重要，完全是因為他看見了太多的惡，他沒有辦法不把這個事情重新做一個分配。他沒有意思要把惡壓掉，可是他要把善盡量的彰顯出來，讓你們看見善的好處，善的光華，看看能不能壓倒惡的勢力。

所以他認為孔子滿口是善，是個假仙，我認為這個他再想一想也許他會改變他的說法。不過這個書裡面這樣寫，我是覺得有點語病，語言上的毛病，而且不合乎事實。孔子假如不是因為看見太多的惡，他幹嘛要費那樣大的力氣去推揚善。善很難推動的，可是惡，不需要多講幾句話，你只要給他一萬塊錢、十萬塊，他就變壞掉，他就花天酒地去了，太容易了。可是要走好路、要走向正途，就要一再的勸導、一再的誘惑、引誘，才能走上去，這中間沒有投機取巧的地方。不像惡那樣，糊裡糊塗就掉到那個深坑裡面去。要進入善的、光明的大道，走上光明的殿堂，不知道要費掉多少力氣，

費掉多少你父母、你的師長、你的老師幫你抬住你、推住你往上送，你才上得去。這是孔子想用力的地方的理由，因為這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。他為什麼要去推動惡呢？惡太容易了。

所以許文龍認為他沒有看見惡，是他看太草率了一點。他之所以要推動善，就是因為他看見了太多的惡，他沒有辦法不走另外一個方向，把惡的這種負面的作用盡可能的壓下去，把善的正面力量盡可能的提出來。這是孔子一生辛辛苦苦、顛沛流離，永遠不放棄的一個責任，這是真正的用意所在。

總之，許文龍所重視的，我是絕對同意的，他重視的是人的自由，人要自由。他可以用自由的方式來批評莊子，用自由的方式批評老子、批評孔子，這是他的自由。可是我們要用我們的自由來做我們的判斷，自由是一個人不可能沒有的一個東西。

我們剛剛說到人要靠智慧來往前摸索、往前進步，可是假如你找不到方向，假如你沒有自由，你不能自由運用你的智慧，你這個智慧常常會白費的。許文龍有個很特殊的地方，他對西方的書，他英文也不是很好，寫書的林佳龍特別介紹這一點，他說他並不會去讀很多西方人的書，他的英文修養也不夠好。可是他的思想不知不覺的，幾乎百分之百的符合西方那種自由的精神，這是他創業成功的很重要的一個因素，他絕對的自由。這一點我們沒有想到，一個在台灣長大，而且他身體很壞的一個人，他憑他自己的努力，用他自己的智慧，征服了他身體上的困難、環境的困難，在事業上做了這樣大的成就，他歸功於一點就是自由。所以這一點，我們也在談到變化，談到智慧的時候，不能不提一下，因為假如沒有自由的話，這些東西都是歸於零。他不怕歸於零，可是歸於零之後要重新再來，也是自由的一種發揮。我不接受惡劣的環境，我在惡劣的環境裡面重新打出一條路來，這個是意志，這也是自由。

提到孔子這件事情，我不妨，因為我們正好提到列子和莊子這種道家思想，孔子的了不起在什麼地方？他因為一再強調善，一再強調忠君愛國這樣的觀念，忠君愛國在當時的觀念，其實不是那樣的重要，可是他把這個東西來做為一種引導別人來了解他的管道。他所感覺到的一些問題，常常有當時很多人並不同意的，他在周遊列國的時候，碰到很多奇奇怪怪的人，《論語》裡面都有記載的。

有個楚狂人，孔子是一個小貴族了，他是坐車出來的，他不能走路，貴族一定要坐車。他坐在車上，後面跟了個發瘋的一個人，《論語》叫他楚狂人，楚國的一個瘋子，跟在他後面大唱，唱些怪怪的歌諷刺他、罵他。他說：「鳳兮鳳兮，何德之衰。」他為什麼叫孔子是鳳，大家知不知道？孔子被大家nickname叫他是鳳，因為他是商朝的後代，商朝的祖先是鳳凰。其實那個不是鳳凰，最早是個麻雀，是個小燕子，以一個燕子奠立了一個新的民族，這個燕子也是當時大家很高興，燕子代表我們的民族。後來這個民族愈來愈大，國家愈來愈大，小燕子好像不夠派頭，小燕子慢慢慢慢變成鳳凰。所以後來商朝的國徽就是鳳凰。這正好跟夏朝的國徽不一樣，夏朝最早是什麼？是龍，夏朝國家的象徵是龍，而商朝就是鳳。老子是夏朝的後裔，孔子是商朝的後裔，所以我們討論孔子跟老子的時候，常常就是一個龍跟鳳在打架，一個龍、一個鳳。

孔子周遊列國的時候，碰到這個楚國的發瘋的人，就說「鳳兮鳳兮，何德之衰？」鳳凰啊鳳凰啊，怎麼你的道德淪喪成這個地步？一個國家明明沒有救了，你偏偏要去救它，你在想什麼？你浪費我們的時間，你在騙我們。他碰到這樣的一些人，是當時很特殊的一個現象，就是因為孔子代表一種很特殊的精神，他的創造性當時感動了整個的社會。當時沒有電視、沒有報紙，孔子能夠名氣這樣大，大家想一想，怎麼樣？一定是口傳口，人人都在談他，才會這

樣有名。今天的人要有名很快，一上電視你明天就紅了。孔子一生做了不知道多少好事，大家開始在談他了，整個社會都在談他。所以他周遊列國的時候，常常碰到這些瘋瘋癲癲的人，追著他車後罵他。

孔子又是喜歡跟人家溝通的人，另外一個是田裡種田的兩個人，長沮、桀溺兩個人。他說那兩個人看來還滿體面的，我們要不要跟他去溝通溝通講幾句話？他派子路下去跟長沮、桀溺打交道。長沮、桀溺問：「那車上是誰？」子路說那是孔子。「去他的，讓他走，我絕不要跟他談話。」當時反抗他的東西很多很多，這個就造成道家的開始出現，道家是否定正常的觀念，用正常的力量來救助社會。它認為自然就好了，你愈管事愈壞，世界不是被你管好，而是被你管壞的。世界假如沒有你們孔子這些人，世界早就是個好世界，自從出了孔子之後，就愈來愈壞，這是當時的觀念。

文明的進步一定會遇到阻礙的，這就是文明進步的一個阻礙的最顯然的例子，這個例子很感動我們。孔子那樣做，是他認為非如此做不可，國家道德的淪喪，國家的喪敗，要靠他用教育的力量來挽回。可是有很多人認為，你愈搞愈壞，還不如不搞，所以道家就在這個時候不知不覺的出現了。當時出現的這批人，長沮、桀溺，還有楚狂人，這種是歷史上有記載的人物。還有很多不知道多少人，也不同意孔子的說法，他們怎麼樣？他們變成隱居了，他們離開這個社會，離群索居，不跟你們來往。這種行為也是反抗孔子而出現的，你去救世吧，我乾脆躲到一邊，你去搞你的，我再也不要理你，因為你做的是一個無謂的浪費。大家從這個地方，可以看得出儒家跟道家精神差別在什麼地方。

《易經》是儒家的思想中間一個很重要的經典，它是正念的，它是positive的，它是有意救國、救民、救世界的，而且它有方法

、它有分寸、它有次序。所以我們今天讀《論語》，要從這個角度來看孔子，看儒家的精神是怎麼樣出現的，怎麼樣變成他後來愈來愈大的實力。後來的政治家利用了孔子，把他當作是個忠君愛國的象徵，其實孔子假如活到今天，他會勸大家走上街頭反抗一些政治的人物，因為他談的是自由，談的是民主。我認為對，我要堅持到底；我認為不對的，我可以放棄。

孔子的出現，在我們中國的文化歷史裡面，是最早出現的一個聲浪，那可以說是一種春雷，春雷第一聲打了出來，驚醒了地面上多少的生物。大家都在冬眠，突然聽到孔子這樣一聲春雷，都醒過來，都開始思想。所以從孔子開始，道家的思想出現了，不久道家出現之後，法家、陰陽家還有名家，統統出來。後來出現了韓非子、出現了荀子，這種種的人物，後來的諸子百家就是因為孔子那聲春雷打響的、打醒的。我們對孔子的崇拜，一定要從這個角度來看，他喚醒了中華民族的國魂，中國從此醒過來了，所以他的努力的確值得我們讚美。

他後來為《易經》做了很多的工作，他是做為一種詮釋的工作，不過他寫的東西，我們學者都不相信是他寫的。這個不重要，的確我也不相信是孔子寫的，因為孔子教書教了幾十年，他只提過一次，他說：「五十以學《易》，可以無大過矣。」因為假如過了五十歲開始讀《易經》的話，至少會減少你犯過的機會。這句話講得很平實、很簡單，而且很有意思，可是你說他改變了《易經》任何東西，為《易經》重新改寫了什麼觀念，我是不相信的。這是後來人借他的名，因為他名氣太大了，借他的名來寫了很多東西，附會在《易經》上面。所以今天我們將錯就錯，反正一定有人講過，而且這個講的人大概是儒家的精神存在這裡面，所以我們就接受了這種說法。今天的《易經》裡面許多話，那個所謂的釋義，中間有很

多東西大家都認為是孔子寫的，大家將信將疑，可以接受也可以不接受，不重要。可是他的觀念，釋義裡面所代表的觀念，是後來中國文化的一種正宗的精神。

再說到道家的觀念，道家從列子開始就走上一個跟孔子絕對相反的道路。列子和莊子，和他們這一批的道家人物，走的都是一種自由的，一種個人主義，是種享樂主義，他們是談享樂的。你那麼辛苦你想救國家，國家能不能被你救過來，是一個大問題，可是至少你犧牲了你眼前自己生活的快樂，這是道家的觀念。可是孔子不認為，孔子認為我在救國家，即使我失敗了，我還是很快樂，因為我的意志、我的理念是對的。談到人的理念，孔子是不可動搖的，他的這種力量。

後來所謂的儒家的，或者道家的這種無為而無不為的觀念，其實在《易經》裡面有的。可是我們的解釋，「無為」不是真的不做事，無為假如真的不做事，我相信任何人都會反對。一個今天的政府假如真的採取無為的政策，這個國家大概不久就完了。那孔子或者老子怎麼敢提倡無為？我們的解釋是，所謂的無為，你先把事情都整理好了，你把事情治理得平平穩穩，天下太平，國家的事情自然就會成功。天災人禍你都把它防範掉，盜賊就不會起來，這個問題就會解決。所以這個無為，事實上是代表你早期的準備工作做得非常好。

莊子把這個事情看得這樣透徹，有一點接近了佛家的道理。他是不是把一些東西都看空掉？看穿了就是看空了，穿就是空，空就是無。可是他沒有像佛家所說的那種理論上的一種argument，他對事情的解釋或了解，是在空、假、中三個觀念中間的一種運用，他把這三個觀念放在一起。這也是許文龍讚美他的地方，空、假、中是一回事情，可你在必要的時候你說它是空，你在必要的時候說它

是假，在必要的時候說它是兩者的調和，這完全看你怎麼樣運用。因為佛家也談到所謂二諦，有俗諦跟真諦，看你對象是誰，他用不同的方式來跟你談。所以在這個地方我們可以發現，莊子把我執放下了之後，他的觀念很快的就超人了一等，很快就跳出了一個固有的、固定的圈範。

剛剛我們談到生活的快樂有許多不同的面向，我們剛剛提到的列子那個故事，還有莊子所談到的一些問題，顯然看出兩種不同的偏重。剛才洪師兄也提醒我，列子談到的是一種物質的生活，物質生活其實很容易滿足，所以榮啟期的滿足並不奇怪，因為物質生活的確很容易滿足。莊子也說了，一個偃鼠到河邊去喝水，河水多少，可是牠只要那麼一點點，肚子裝滿就夠了。一個鳥飛到森林裡面去睡覺，森林多少樹木，可牠只要一個小枝枝就夠了。所謂「偃鼠飲河，不過滿腹」，裝滿肚子就好；「鷦鷯棲林，不過一枝」，一枝樹枝牠就夠了。所以物質生活是很容易滿足的。精神生活就不一樣了，精神生活它有無限的寬度、廣度，還有它的深度。這個很需要一些智慧，需要人用心來探討這個問題。

剛剛張院長提到，我們《莊子》這篇「逍遙遊」，他說有一個國三的學生寫一篇文章，就運用了《莊子·逍遙遊》的故事，而且寫得非常好。列子是御風而行，今天的中學生、小學生是靠電腦、靠手機過活的。他有一天他的電腦丟掉了，他突然失落了，後來突然想到莊子，他說他可以重新看這件事情。你要不要跟我們同學報告一下這件事情？很有趣。

張院長：周老師好。

有一篇我們基測考試題目，叫做「捨不得」。有一個國三的學生，他寫了他丟掉手機，他整個怎麼樣心理狀態的一個轉變。因為像我們，這個文章大家可以看到，列子是御風而行，各位，我們大

家想想看，我們是不是御手機而行？走路的時候滑手機，老師上課的時候滑手機，吃飯也滑手機，跟朋友見面也在滑手機，不講話的，彼此都是滑手機在對話的。所以這位國三的學生他丟了手機，非常捨不得，他就是失魂落魄一樣。大家想想看，你每天看手機看了幾次？都是依賴手機而活，依賴手機而感到幸福跟快樂，所以這個是受了手機的控制。

那他非常的失落，覺得失魂落魄，但是這位國三的學生他引用了《莊子》的這段話，這個我們在上一次《群書治要》的時候也有跟我們同學分享，就是他引用的「乘天地之正，而御六氣之辯」。就是隨順天地自然，然後駕馭，六氣就是陰陽、晦朔、風雨、日月，這個「辯」大家不要以為是辯論的辯，這個是變化的變，他能夠駕馭這種六氣的變化。然後，「以遊無窮者，彼且惡乎待哉！」這個「待」是依賴的意思。就是列子是依賴風才飛得起來的，我們現代的人是依賴手機來過活的，依賴手機才會快樂的，所以這個待是依賴的意思。

所以他發現了，他丟掉手機，但是他也讀到了《莊子》這句話之後，他覺得我不需要依賴手機了，知足常樂。我反而能有更多思想的空間，我有更多可以去找到自己，回歸自性，回歸到自己心內聲音的這樣的一個時間，更多的時間來找到自己，找回自己。所以他寫了這篇「捨不得」，引用了《莊子》的這篇文章，他得到滿分。而且我們也是在報紙上有特別登出來，所以我把它跟我們學習《莊子》的同學來分享。一個國三的學生能夠有這樣子的國學素養，真的是非常的不容易。

剛剛周老師也提到了這個善跟惡，我想我們在學不管是國學或者是佛法，我們都知道有善財童子五十三參，五十三參裡面，就是代表有五十位善知識，三位惡知識。儒家孔子也講：「三人行，必

有我師焉。」其實不管善或惡，善的老師善知識，五十位善知識，我們應該讚歎，我們應該所謂的禮敬，這個是善財童子他表現出來對善知識的態度，恭敬、讚歎。對於惡知識，善財童子他的態度，我只恭敬，但是我不讚歎。所以很明顯就是符合老師所講的，我要讚歎善的，我要鼓勵善的，惡的我敬而遠之。但是他也是我們的老師，為什麼？因為他是我們的戒師，符合孔子所講的「三人行，必有我師焉」三個人走出來，一個是誰？善的老師；第二個，惡的老師；第三個人是誰？自己。善知識是我們的法師，惡知識是我們的戒師，告訴我們不要跟他學，所以其實善惡都是我們的老師。

第三點，我覺得剛剛老師所講的，儒家，我們可以知道，孔子「知其不可為而為之」。這就是非常強調要去救國救民、愛國愛民，這孔子所表現出來的態度。所以好像也有人遇到孔子的學生，問說，孔子你的老師是什麼樣的人？結果問的這個人就說：「哦，原來就是那個知其不可為而為之的，那就是你們的老師嗎？」大家也知道孔子是這樣，知其不可為而為之的一個人。這個就是我們佛法講的，從假觀來講，他是積極的去做。

道家其實境界提升了，到無為，強調清淨無為。剛剛老師也講，你只要把事情事先防範，「不戰而屈人之兵」，「善戰者無赫赫之功」。你事先都防範掉，事上表現出來就像許文龍所講的，他一天到晚沒事，為什麼沒事？釣魚，去拉小提琴。為什麼？底下的人都讓他們分工合作，大家都分工合作，各盡其責。當董事長的當然輕鬆愉快，不需要每天為了瑣碎的事情在那邊煩惱，所以他喝茶、看報紙，這是無為，但是而無不為。這就是我們講的空觀，它比較著重清淨無為，「夫唯不爭，天下莫能與之爭」，我何必去跟人家爭？你爭了反而有高下。

其實我們佛家更高，境界更高，它把空觀跟假觀綜合成中觀，

就是所謂的「應無所住而生其心」。我心是清淨的，我以清淨心來做任何的事情，樣樣都做到究竟圓滿，「應無所住而生其心」，空、假、中三觀圓滿具足。所以從儒家、道家到佛家，其實境界不一樣，但是所講的其實都是同一件事情，都是希望我們能夠利益眾生，幫助眾生的當下我心是清淨的，我心是平等的，沒有高下之分。

我想以上有三點的報告跟大家分享，謝謝大家，謝謝老師。

周教授：謝謝張院長給我們補充的這一點觀念。我很高興知道，我們《莊子》的文章被一個國三的小學生引用出來了，而且引用得非常恰當。這個表示我們讀書的還是有人在讀書，而且有人很用心的讀書，這是很好的現象。上個星期我們請的洪師兄還有楊師姐報告，談到屈原，你們對古文的運用，還有歷史的資料，運用得非常恰當。這都表示讀書用功、用心的地方，非常值得讚美，恭喜各位。因為這是個很難得的現象，這是也是我們所謂的希望所存在的地方。

剛剛提到莊子，我還想補充幾句。莊子對事情的看法很有趣味的，大家都知道一個故事，他看見一個很大的樹，大家都奇怪，這樣大的樹，沒有被木匠砍去做什麼桌子、椅子、做房子。他說這個樹就是因為它彎彎曲曲，又大又笨、又沒有用處，因為它沒有用，所以它的生命給救了下來。無用的樹，結果變成救它命的一個地方。可是有一天莊子到山裡面去玩，到他朋友家去吃飯，他朋友很高興，叫他的廚師殺一隻鵝來請莊子吃。那個廚師來問他，他說，我們家有兩隻鵝，一隻會叫，一隻不會叫，該殺哪一隻？那個主人說，殺那個不會叫的。這個莊子的學生聽到覺得很好笑，他說，我問老師一句話，那個樹是因為它沒有用，所以救了它的生命，可是這個鵝因為牠不會叫丟了牠的生命，他說你有什麼辦法解釋這個現象嗎？一個是無用救了命，一個是無用丟了命。這個就要靠你的所謂

的乘六氣之辯，那種變化的運用了，你不能死守一種原則，你說變就要變。

他說這個事情很簡單，任何事物都有它生存的現象，一旦一個事物有生存的現象，就要有生存的後果。因跟果一定是連在一起的，有這個因一定有這個果，可是因跟果的關係不是那樣的清楚，所以事情的發生跟結果的發生，是有的事情我們可以預料，有的事情我們不能預料。有人因為有用反而喪失了生命，有人因為他沒有用，所以救了他的命，這種東西完全是在變化中間一環。它沒有任何根據，可以說沒有任何道理，沒有任何固定的方式可以詮釋的。所以人的問題麻煩就在這個地方。

上個月我曾提到邵雍，《易經》一個大師，他可以算一千年、二千年的歷史的命運，他不肯去算一個七十古來稀人的命，他說太複雜了，這中間變數太多了。這就是牽涉到，你好也是會送命，不好有時反而救了你的命，這個是是非非的東西很難用一句話把它講清楚。這就牽涉到心理學的一個問題，心理學最重視的是一個人內在的靈性、靈感的問題，這介紹intentionality。Intentionality是什麼？我是最早用這個話來證明朱熹批評佛教的一個把柄。他說佛教說空，其實怎麼會空？佛教談空，談空、談有、談假、談虛，這些東西是一種觀念，一種觀念就是intentionality。我不知道怎麼樣翻譯intentionality這個字，是不是意識？consciousness，是一種consciousness，是一種意識、意念。這個東西是空的，可是它發生了很多很多的作用。我們的生活、我們的生命都在這個中間被它左右的，可是你看不見它，你抓不住它。

這種intentionality是心理學最感頭痛的一個地方，現象學說談到intentionality，有不知道多少種的解釋。可是它的確存在在我們生活中間，我們的一舉一動、一言一行都在這intentionality裡面被

控制住了。它是看不見的，可是它在實際影響我們，只是我們不知道。我們知道，可是我們看不見。

這個地方我要開始提到我們的六祖，六祖惠能是個非常特殊的人物。他因為讀《金剛經》讀到「應無所住而生其心」那句話，突然悟到了整個天下宇宙的大道理，他後來成就就靠這句話翻身的，一句話把他翻掉了。不過我覺得他最幸運的不是讀到《金剛經》，最幸運的是他到弘忍法師的廟裡面去替他燒飯、替他砍柴，接近了善知識。他天天在那個地方接受這樣一個大環境的薰陶，接受佛法的不停的薰染，而且那是個大廟。我們再看到聖嚴法師，聖嚴法師說初學法的人，千萬不要關門在自家修行，打開門到大廟裡面去。大廟有什麼好處？有很多大法師、大善知識、有大居士，他們的思想比你高明多多，多多聽他們的，多多接近他們，你會受到他們的薰陶、感染。你成功了之後，可以回家關起門來沒有關係，可開始的時候，一定要接近善知識，因為這是打動你心弦的一個重要的東西。

所以惠能能夠到弘忍的廟裡面去做砍柴、挑水、燒飯，是他最大的幸運。他在那個地方成就的，他根本還沒有出家，頭都還沒有剃掉，他就變成六祖了。這是當時弘忍門下的弟子，絕不能接受的一個事實。

我們現在談惠能在那個廟裡面幹些什麼，挑水、砍柴、燒飯，他有意識要做第六祖嗎？他想都沒有想到，他在那個時候是無為的。他沒有想到他要幹什麼，他只是想來修行，他來接近善知識，他來聽聽這些大弟子們的高談闊論，開發他的、打開他的眼界。所以他在這種環境之下，他日復一日，年復一年，他進步了，他變化了。他的意念，我們最要重視的就是他意念的問題，他在想些什麼？他想的東西顯然不是弘忍手下其他的弟子所想的東西。當弘忍把衣

鉢傳給了他之後，弘忍告訴他，你會有危險的，因為很多人都不服氣。他說你連夜、深夜就走掉。他連夜拎了這個衣鉢就真的逃了。可是廟裡面的人很快就知道了，多少人跑出來追他，追他、趕他，不能接受這樣一個事實。惠能也跑不快，也跑不動，終於在一個地方停下來，把衣鉢放在地上，來的人他說你拿去好了。結果那個人拿一下拿不動，才發現這個問題不那樣簡單，跪下來向他「對不起，我想錯了。」

從這一個動作裡面，你看得出來，惠能在弘忍的廟裡面，跟其他的弟子在弘忍的廟裡面在想些什麼事情？其他的弟子都想要這個衣鉢，只有惠能並不想要，結果惠能拿到了。這個intentionality在惠能的生命裡面play a very very important role。他從這個地方發現了他可以做他自己的事情，跟外界絕不相干的。他能夠從這個地方發現他的意義，能夠發現他修行的這種過程，他已經夠幸運了，他並沒有任何意識要得到任何的東西。這種不求任何東西、不要任何東西的這種意念，這種intentionality，就是一個人成功的可能非常重要的一個祕訣。你存心要什麼，你不一定會要到。你真正的存心在哪裡，你很可能自己都不大清楚，這就是intentionality，一個人真正的心底最底層的那一層的觀念在哪裡、在想什麼？

惠能在他這個生活中間感覺到了壓力，也感覺到了智慧，他在思想上比別人進步了一層，就是他的intentionality跟別人不大一樣。他處處看事情、處處想事情，都跟一般人的管道都不相同的。所以當神秀講的「身是菩提樹，心如明鏡台」，他就突然發現不對的，你身在哪裡？心在哪裡？你本來無一物，你哪裡去找塵埃？他的想法跟人家絕對不一樣。可是這個時候他自己還不會寫，他不識字，他不識字。他看見這個「身是菩提樹，心如明鏡台。時時勤拂拭

，莫使惹塵埃」，他不滿意，可是他又不敢當面提出來，因為他是個廚房裡燒飯的一個小伙夫而已，憑什麼資格講話？

所以他請一個人會寫字的，幫他這首詩寫出來，他重新寫了，就是「菩提本無樹，明鏡亦非台。本來無一物，何處惹塵埃」。這句話講得太妙了！這是他經常的放在心中的基本的一個intentionality。這個東西暴露出來之後，弘忍立刻感動了，知道他是開悟的人。所以即使他還沒有出家，他就要做禪宗的第六代祖師。他的突然上升，他自己都訝異，因為他沒有這個意念。可是當別人來搶他的時候，發現了別人的意願是要那個東西的，而他不要。

我們從這個簡單的故事裡面可以看出來，一個人的誠心的念頭是如何的重要，它左右你的生命，左右你的行動，而且把周圍的環境整個真相都暴露出來了。這個故事天下人都被感動，我們所感覺到的，這是修行的目的，真正的目的是要把自己隱藏掉，讓人家看不見你最好。因為把自己隱藏掉了什麼意思？把自己隱藏掉就是要讓自己放鬆下來，一切都放下，這個才叫做脫離社會，脫離人群。不單單是實際的環境脫離掉，內心的感覺、用意、思想統統脫離掉。在這樣情況之下，你放下了一切，你脫離了一切，你就開始往前走，而且不受別人的影響，你的自由開始出現。我剛剛所提到的許文龍，最大的成就是他會運用自由。平常自由沒有太大的用處，當你開悟了之後，你發現你的自由可以帶你到任何一個地方去。你可以運用這種自由來改變你的生命，來改變你的過去，來創造你的未來。

惠能的成就是什麼？惠能的成就，就是他把他的intentionality整個重新做了一次整理，把一個新的觀念建立起來了，讓別人一眼就看見什麼叫做參悟、什麼叫做了脫。這是一種造化，這是種真正的成就，這是種觀念上的成就。他實際上他沒有做任何事，可他觀

念上，就在這一念之間他成就了。惠能有這個幸運，接近了弘忍，得到了弘忍的賞識，而且得到弘忍衣鉢的傳授。多少人有同樣的聰明、有同樣的智慧、有同樣的intentionality，可是環境沒有造成這樣一個烘雲托月的情況，沒有顯現出來。所以我們人間埋沒了不知道多少的天才，重要的、了不起的智慧的人物。這是我們在看這個世界必須要用悲憫之心來看它的一個理由，它充滿了成功的、智慧的、有前途、有光明的人物，是我們所需要親近的一些善知識。因為他沒有機會得到像惠能這樣一個好機會，因此他被埋沒掉了。可是會被埋沒嗎？真正的成就，真正的成功，真正的成就是不會被埋沒的，是一種光亮，是一種智慧的透露。

我看過淨空老法師談的，一個人成功之後，他都變掉了，人言談舉止都變掉了。他還舉了一個例，虛雲老和尚一年只洗一次澡，一年只剃一次頭，你一定會想像他身上會發臭的，淨空老師說他是發香味的，你經過他身邊，你覺得他身上很香。為什麼？淨空老師沒有解釋，我就相信這就是所謂成就的，改變了一個人的整個的生命。有沒有人知道虛雲老和尚的生平？我只是看過他的照片，他是頭髮、鬍鬚長得滿臉的。所以淨空老法師說的是對的，他一年只剃一次頭，一年只洗一次澡，可是他身上發香。這是什麼？他成就了，他成就把他一切東西都變掉了。

我們相信從惠能身上，我們也會感覺這樣一種光芒，這樣一種香味。他是我們的一種希望，他是我們的一種目標。做人，在這樣的了解之中，已經算是我們的很大的幸運了。所以能夠讀到《六祖壇經》的人，能夠理解惠能的人，也是一種特殊的造化。

這個在變化中間是不變的變，沒有任何變，無聲無臭之間變掉的。我們談了多少變，有自然的變，有人為的變，還有理智的一種變化，還有這種所謂的卦變的變。可有一種是無聲無臭的變，你根

本不知道，一無感覺，甚至一無警覺，一切事情在變。你能夠控制當然很好，你不能控制也沒有關係，因為這種變化，是自然的變化和人為的變化結合起來的一種combine的一種變化。這就是莊子所說的「六氣之辯」，那個辯字，剛剛張院長提到，不是辯論的辯，是變化的變。六氣就是陰、陽、風、雨、晦、明，就是自然，你運用自然的這種力量，來做你個人的變化。

這種變化是惟妙惟肖的，也只有你自己知道，沒有任何人知道。我們很幸運的看見，惠能也很幸運的被弘忍發現。可是有多少這樣的事發生了，沒有人知道，甚至自己都不一定知道。可是在你變化的過程中間，你當然每一步你都知道，只是當你達到那個最高境界的時候，你不一定知道。可是你的外表，你的儀表、你的言談，你的種種都變了，這就是變化的，在這個地方我要說是變化的一種神奇，它的確是一種很難解釋的現象。在這種了解中間，我相信每個人都有自己的感覺。

《易經》談了多少的變，每個人讀它都有不同的反應，就因為每個人的生活都不一樣，每個人有他自己重視的東西，有他不重視的地方，有他在意的東西，有他不在意的地方。所以當《易經》把一個卦的變化攤出來之後，每個人的想法不知道有多少在那裡翻翻騰騰的，讓你應接不暇。可是沒關係，你懂得就好，每個人的變化是不一樣，可是每個人的變化再不一樣，變化的原則永遠是一個，就是把它變得更好。在這種希求之下，這也是你的一種intentionality，Intentionality會造成你氣質上的改變、生命上的改變、實際上的改變。就像虛雲老和尚那樣，他即使不洗澡，他還是香的。這個事可不可能我就知道了，總之有這樣的說法。總之，我們都會知道，有人在某個階段是某個樣子，某個階段之後他變另外一個樣子。

就是上次我也提到過呂蒙，他早年根本是一個流浪漢，是一個殺人犯，也不讀書，一天到晚在外面鬼混。他媽媽早死掉了，他父親也不會帶小孩，就讓他自己去亂跑。可是這個小孩很聰明，孫權認識他，他發現這個小孩太可惜了，好好去培養一下自己，給自己一點好好的教育，你前途無量。這個小孩不知道為什麼突然懂了，感動了，三年不見了，當他再出現的時候，有朋友看見他，他說怎麼你還是那個吳下阿蒙嗎？阿蒙是傻瓜，他是吳人，江蘇那一帶叫做吳地。他說你還是那個吳下阿蒙嗎？他說我不是，我變了。他下來說了一句話，我跟大家提過，叫做「士別三日，必當刮目相看」。一個人三天不見面，我說不定就變了。你會不相信自己的眼睛，你把眼睛拼命搓一搓，這就是你嗎？這就是你，因為你變了。

所以在談到這個變，我們的確要接受它的神奇跟不神奇的地方。它不神奇，就是任何人都可以變，而且原則非常清楚，不是自然的變化，就是人為的變化，再不然就是理性的一種變化，理性幫你的變化，還是一種所謂人為的。可一旦變化之後，你變成什麼樣子，誰也不敢預言，誰也不知道，這就是變化的神奇。我是希望各位在這種變的觀念中間領會這種變的意義，領會變的重要，改變自己生命你有足夠的力量，一點不是虛假的。所以在這種觀念之下，我介紹給大家讀《易經》，也是這個目的，我相信這種方式的閱讀，一定會幫你增加許多這種樂趣和力量。我的談到變的神奇這一段，我就到此結束。

我今天實際上我要講的是另外一個題目。今天的節目是，你能夠換一個磁碟片嗎？下面第四講，這是第三講。對，我們是談的「藝術的魅力」。藝術這兩個字不是我編出來的，我用這兩個字，是利用了淨空老和尚講的一句話。淨空老和尚談宗教有個很特殊的地方，大家有沒有注意到？他也一再提，他不願意談宗教，把宗教當

宗教來看待。因為宗教，他認為給人家一種落後的、迷信的感覺。大家有沒有聽他講這樣的話？對，他很在乎這種被人家誤解的觀念。他也不喜歡大家把佛教當作哲學來看待，哲學他認為是一種過分學術性的，比較刻板的、呆板的一種固定的方式。所以他既不要人家認為宗教是宗教，又不願意認為宗教是一種哲學，能夠當作學術來研究。他把宗教當作什麼看？教育和藝術，對，教育跟藝術。一個月前我談到，我們談了教育的問題，今天我們來談它藝術的問題。

為什麼宗教是一種藝術？為什麼他不願意談宗教，把宗教當宗教看待？為什麼把它換成藝術？這是很有趣味的一個問題。因為不管是宗教也好，哲學也好，它們都沒有辦法包含佛教所談的圓融的一種哲理。佛教是圓融無礙的，是無所不包的。所以他把這個宗教改換成教育和藝術，把宗教的意味整個改變了一次。大家在不知不覺中間，他給大家做了個重新的教育。他要我們脫離這種刻板的、學術性的一種研究；他要我們脫離一種有限性的、局部性的一種研究。而要我們進入什麼地方？要我們進入到活生生的日常生活裡面去。這個就是現代佛教、人間佛教的出現。因為進入人間、進入日常的生活，才是我們超脫的、超越的第一步。從這個地方開始，我們才知道我們站在哪裡，你假如自己的立場都沒有，你到哪裡去？就像列子那樣，所講的像列子乘風而行，他沒有立場的，風一來他就上天去了。一個人不可能像列子那樣過生活，我們人不會飛，我們也很感謝上天我不會飛，可是我知道我站在哪裡。這個自己站在哪裡，從哪裡出發，怎麼樣行動，全部操在我的手上，這是我的光榮，這是我的快樂，因為我管住自己了。

大家去過美國的很多，美國人最重視的，美國的文學一再寫的就是這個東西，I am the master of my fate, and the captain of

my

soul，他們不停的談這個問題。我是我命運的主人，我是我靈魂的嚮導。這是西方人的觀念，佛教不用這個觀念來看人生。可是這個觀念非常鼓勵個人的前進、個人的上進、個人的努力。也從這種I am the master of my

fate這種觀念裡面，發現生命本身的可貴、可愛。在這中間你也會發現藝術的力量，藝術就在這樣環境裡面出現了。因為一些東西很可能比較醜陋，或者不一定是經過裝飾的，不是那樣的美。可是你會感覺到，這個家，我剛剛新買的家，我重新布置一下就美了，重新安排一下就變了。你在藝術的世界裡面，感覺到一種新的生命的出現，這就是I am the captain of my

soul的一種樂趣，我掌管一切。把世界擴大了範圍，把你自己放在這個世界的中心，你面對這個生命，面對這個世界。

上個月我們談到的教育的問題，教育的問題其實比較容易理解，它跟佛法很接近的，它就是教人家如何趨吉避凶，如何改過遷善，如何明白是非，如何懂得因果的關係等等。談到教育，孔子跟釋迦牟尼

都是一樣的，一生辛辛苦苦的勞苦奔波，到處去傳遞他的福音，讓大家知道什麼是人生，什麼是生命的意義。他希望，孔子也是如此，希望有生之年找到一些智慧，尋找所謂的至善，脫離所謂的苦海，得到幸福，更幸福、更美滿的生命。這是教育的意義。

說到藝術，淨空老師說過一句話，他說藝術就是像博物館跟學校結合在一起的樣子，是一種特殊的結構體系。佛教所有的一切藝術都具有高度的教學藝術，不能把它看成單純的藝術品，它有很深的教育意義，有很高的靈性智慧。所以我們這裡談的藝術，不是說一張畫，或者一個雕刻，掛在奇美博物館那樣，值得多少錢，那個

價值觀在這個地方是不適用的。他所談到的藝術，就是生命的藝術，不是紙上的藝術，不是一個塑膠體的藝術。

佛教裡在乎美術，也在乎雕刻。我們看到下面這個，這個大家都看慣了，非常常見的這種美術，這種藝術這是高度的藝術性。前面一個阿彌陀佛是敦煌石窟的一些畫像，後面的飛天是唐代畫的一個，也是在敦煌石窟裡面發現的一些繪畫。中國的繪畫，還有下面的一些建築雕刻和寶塔，大家有沒有去過西安的大雁塔？這種建築在世界美術史中佔有很有一席的地位，它跟西方的藝術很不一樣。不過前面那個雕刻那個像，還跟希臘的雕刻非常接近。因為佛教在最早期，是因為亞歷山大帶了一個軍隊一直打到印度，他幾乎要征服亞洲了，他被喜馬拉雅山擋住，就在印度面前他就終止了，他就沒有再往前走。可是他那次的戰爭，帶來許多許多的希臘的人，希臘人中間有很多是藝術家，雕刻的東西跟今天所看到的希臘雕刻，那些希臘神像，大家在奇美博物館一進門就會看到那十二個神像的雕刻，非常接近。所以中國的藝術，佛教的雕刻，是跟希臘的雕刻是一線相傳的。這種藝術、這種建築，在我們的中國藝術史上是非常重要的，在我們的藝術的地位上，也是首屈一指的。我們寺廟裡面也可以看到許多莊嚴的、特殊的一些設備。

下面還有什麼圖片？這是我們淨空老和尚題的。這個西方三聖像，這些東西、這些畫像代表些什麼東西？我們都看慣了，不去思考它，其實它裡面都是含有很高深的教育的意義的。西方三聖一定是中間一個佛，兩邊各一個菩薩，最常見的，阿彌陀佛是在中間，一邊是觀音菩薩，一邊是大勢至菩薩。也有是一邊站的是普賢，一邊站的是文殊。他們都代表一些很清楚的觀念，文殊菩薩和普賢菩薩，還有觀音菩薩，他們代表大慈大悲的行為，代表最高的智慧。從他們這個安排中間，我們可以看得出來，佛在中間是不動的，一

些話佛都不講的，都靠左面右面其他的人替他宣揚說法。當左面右面沒有菩薩的時候，流泉泉水聲代他說法，就是佛本身是不說話的。這個代表什麼？在佛教的觀念裡面，本體的傳播就是這樣出現的，就是相跟用一種交合的運用，用智慧、用慈悲來做相跟用的一種配合。所以體、相、用在佛教的教育裡面是很重要的一環，它也負擔起了教育的一個重要的使命。所以每當你看見西方三聖像，或者四大金剛像，或者其他很多，還有彌勒菩薩像，你就知道他們負擔的責任，不單單是讓你看見佛像，他還要給你一些教育，還要給你一些特殊的message，一些信息。這些信息不外乎是體相用的一種配合，也替解和行做了最好的一種表揚。

有很多話很難一言說盡的，一幅畫、一個雕像可以在無言之中做了許多的傳遞。今天我們時間到此為止，我們下星期，下一次我們把這個藝術的觀念，藝術所代表的這種特殊的精神，和它可能發揚光大的地方，給大家做個介紹。用《易經》的話來說，它就是兌卦的一種發現。

今天我們到此結束，我們下一個星期再會好了。